■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10月14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哭二哥

去年一月，我大哥吳逸民去世，終年九十七歲。我在本欄寫了一篇《哭大哥》的文字，後編在《夜闌枕畔書縱橫——人生感悟錄》三集。

今早（十月十二日）又接姪兒來電，二哥吳健民在清晨去世，終年九十四歲。

他們都是高齡去世，但畢竟是親哥哥，難免悲戚不已。

二哥也是老革命，抗戰初期，棄學從戎，參加韓江縱隊在潮汕抗日。他曾任支隊政委，打游擊多年。潮汕解放之日，任潮安縣委書記及潮州市委書記，後調任廣東省水產廳副廳長、省計委副主任，中南局農業局長。創立四個特區時，被派去珠海市擔任第一任市委書記，退休後長居廣州。

他近年患有腦退化症，一如我的老伴，但每次見到親人，特別是我去探望他，都高興得像小孩子般跳起來。最近一年，我因年老力衰，少去廣州，不料竟成永訣。

二哥與我，在我少年期間，曾有幾年相處，甚且同榻而睡。自從母親逝世，大哥早在北江參加革命工作。我在家鄉唸初中時，二哥也在家鄉從事抗日宣傳工作。他對我管教極嚴，甚至禁止我夜裡起床小便，說不應養成半夜起床尿尿的習慣，令我印象深刻。

後來他去韓江參加游擊戰爭，我則到粵北升讀大學，從此我與大哥（當年在大學從事革命工作）較為接近，與二哥卻稍疏遠了。

到了上世紀中葉，他調至廣州工作，方才較多接觸。大女兒到廣州升學，也是住在他的家裡。

二哥「多產」，有五個子女，比我和大哥的兒女要多兩個，而且已有曾孫，四代同堂。

我常說大哥、二哥都是老革命，只是我家從父親以來，全家都是直腸直肚，清心直說，從不作違心言行。在過去的官場，老實人每多吃虧，所以父兄輩在從政地位與他們的革命歷史卻不大相稱。但只要無愧於心，無愧於家國，也就心安理得。富貴如浮雲，又何足道哉！

天言知玄

楊天命

「愛」的魔掌

最近，內地發生了一個悲劇：張某某在公安局門口，開車撞倒前妻以及同行的男子，然後下車對倒地的二人拳打腳踢。前妻重傷入院，同行男子死亡。前妻之所以會來公安局，是因為兩人離婚後，張某某懷疑她結識新的異性，把刀子架在她脖子上恐嚇她。案發當天，她約人陪同自己報警，以逃離前夫的魔掌，沒想到，還沒見到警察，悲劇就已經發生。

兇手事後沒有悔意。根據內地法律，他面對的不是死刑就是終身監禁，卻認為一切都「值得」。對「所愛之人」有不擇手段的佔有慾，實在令人毛骨悚然。前妻遭此劫數，亦令人唏噓。

從玄學角度看，是否有人天生容易遭遇「桃花劫數」？我們先從命帶桃花說起。一般來說，以下的朋友命中帶有桃花：生肖屬猴鼠龍，在農曆八月或下午五時至七時出生者；屬蛇雞牛，在農曆五月或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出生者；屬虎馬狗，在農曆二月或上午五時至七時出生者；屬豬兔羊，在農曆十一月或晚上十一時至凌晨一時出生者。

命帶桃花的人，外表出衆，性格討人喜歡。其實桃花旺盛可以代表感情生活豐富，戀情甜蜜快樂，不等於會惹來糾紛。但若命帶桃花，又恰好在日支或時支（例如肖猴者生於下午五時至七時），則為「牆外桃花」，就要小心惹上桃色糾紛了。他們要尤其小心處理感情問題，避開衝動、佔有慾強的伴侶。

截至寫稿時，我們還不知道案件背景故事的全貌，天命更不可能知道受害女性的生辰八字。但話說回來，無論她是否天生帶有旺盛的桃花，都不是慘遭毒手的理由。兇手犯罪後冷漠的態度，更不可理喻。事已至此，唯有希望死者安息，犯人得到應有的制裁。

琴台客聚

彥火

他喜歡香港專欄文章

我想李歐梵從哈佛大學退休，選擇香港為他的學術研究基地，是有其特殊的原因。

李歐梵之前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鞭，那是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二年期間，他在中文大學當助理教授。

李歐梵曾自稱，在香港任教這兩年對他了解香港這個華洋雜處的社會很有幫助，他也學懂了廣東話，說明他的投入。

二零零四年，他從哈佛大學轉任中文大學人文學科教授，重臨香江。

李歐梵對香港文化情有獨鍾。

他對香港電影尤其喜歡。

他有一次向我表示，過去紐約格林威治小電影院播放香港電影，如李小龍、成龍等主演及吳宇森執導的電影，他從未放過。

後來他也喜歡上香港的專欄文章。

他表示：「副刊專欄是香港的特色。我對專欄文化特別有興趣，深受香港這個獨特文化的吸引和影響。我在美國當了三十多年學者，後來因背病而反思，我對於自己的人生是否滿足，才發現並不滿足，所以就立下目標要到香港做專欄作家。我六十五歲從哈佛大學退休，到香港來當文化人，做實際的文化工作。這是一個挺有意思的身份。專欄寫作的題材主要來自日常生活。」

李歐梵在香港寫的第一個專欄是在《信報》寫的，是介紹書籍的。

他指出：「我接觸到多種不同類型的書籍，專欄成為學術以外重要的必需品，後來再將學術研究的初步思考放進專欄。（我從專欄寫作學會在有限的字數長度下表達自己的感受。）香港的專欄應有香港的文字特色，必須文字精煉、通俗，不像文言，比較易懂，但背後有其一定的意義。」

李歐梵對香港的專欄文化及寫作人的文化進行了考察——

「我開始反省香港寫作的文化人的責任是什麼？責任就是文章要易懂，而且是『唱反調』，對潮流的東西有保留，如股票熱潮。我發現自己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因而意識到要寫人的價值。後來找到了焦點，目標的讀者為小眾，寫一些人們覺得高尚、冷門、保守的。我的業餘興趣與自己的正業連上了關係。」

我後來約李歐梵為《明報月刊》寫每期的音樂專欄。

他寫的是「高尚、冷門、保守」的古典音樂，專欄維持了近兩年。

李歐梵的父親李永剛和母親周瑗都是畢業於中央大學音樂系的音樂教育家。在他的著作《我的音樂往事》中自述：「音樂畢竟是我一生的摯愛，沒有音樂我也活不下去、寫不下去。」「我的日常生活也被音樂填滿了，清晨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唱片機聽音樂。」

李歐梵強調說：「我的興趣是古典音樂，我也有寫關於古典音樂的專欄、文章，希望香港人緊張的心情放鬆。」

他認為：「在這個商業社會，香港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匯集。我想以另外一些方法將自己的興趣帶給大家。做文學的人總是有點嗜好，古代文人也有很多嗜好，例如琴棋書畫。我覺得業餘興趣其實可以與正業連上關係，因此我將古典音樂的主題放進散文、專欄之中。」

（「說歐梵」之三）

百家廊

若荷

絮語大棗

季節的風，颳向沂蒙山區，一天天颳老了樹木，颳濃了成熟的果香，是收秋了。諺語說：「七月的核桃八月的梨，九月的柿子亂趕集」，隨便走向哪座山，坡上都種着樹，樹上掛滿了沉甸甸的漿果，蒼黃的葉子已遮蓋不住它們，紅紅黃黃的秀色，美好而又醒目，彷彿經陽光塗染一般。和大多數果實一樣成熟的，有沂蒙山區的柿子、蘋果，還有大紅的棗子。

這時候，大街小巷裡，清風細雨中，時刻都能遇見守着一籃紅棗叫賣的小販，超市裡的櫃架上，以及集市上的攤位前，也同樣有紅棗滿懷歡喜地亮相。這些圓潤飽滿、色澤光亮的棗兒，有常見的本地紅棗，有通過嫁接移植而來的脆棗，甚至有些嚐着甘甜，卻不知道它們的淵源。拈起一枚咬開去，入口生津，甜美生脆，多年的記憶告訴我，這是一種絕對與眾不同的品類。

時令是不等人的，從小喜吃紅棗的我，在這些日子裡每天必趕一回早市，對於來往叫賣的攤主也不再陌生，用別人最為嫻熟的方式，笨拙地進行着自己的選購。幾天陸續下來，每天都有新鮮的紅棗擺上果盤，自己品嚐，亦用來招待客人。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望着這些個頭勻稱，顏色深紅的棗兒，從心底升起一股渴望，真想做一份醉棗，為簡單的生活添一分醉意，一份美好。

醉棗是很早以前就喜歡吃的，如今是吃得少了。很久以前居住在鄉下，村子後面的山上就有無數的棗樹，它們於亂石叢中開花、結果，在金風玉露的浸潤下，由一枚枚青果變為深紅，星星點點地掛滿樹梢。等到棗子成熟，社裡組織人員用竹竿打下，分到各家的手裡，這才被大人悄悄收藏，以備家用。

同學的家裡種植了一棵棗樹，樹齡已有十幾年了，棗樹靠牆種着，樹幹略微向外彎曲，枝葉紛紛朝牆外斜逸而去。五六月份，棗樹開花，數日之後，青澀的棗兒鑽出花萼，等到棗子將要成熟，頑皮的孩子走馬燈一樣在牆下探頭探腦。同學的父親先是裝作生氣，發出警告，不到成熟的時節，誰也別想糟蹋。等棗兒徹底熟透，同學的父親才從樹上摘下來，分給那些頑皮的孩子。凡是分到紅棗的孩子，臉上都掛着一絲羞愧，一份甜蜜。

每到成熟的時節，大批的棗子被竹竿敲下來，「嘭嘭」的聲音砸在泥地上，砸在旁邊的水缸裡，濺起水花，惹來一片歡聲笑語。把個頭周正的紅棗挑出來，在秋天的陽光下晾曬，等曬的棗子表面微皺，再用笊笠舀了，往廉價的酒水裡深深一蘸，取出後放進密封的罈子裡，經過幾日的浸泡，一罈帶有濃濃酒香的醉棗就做好了。經過酒醉的棗兒，色澤更加紅艷，味道也更甜美。在鄉下，那是我年少時吃到最為美味的果實。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參加工作後的那年冬天，偶然發現副食商店裡出售醉棗，十幾厘米見方的塑料袋中，裝着幾枚用酒醉好了的棗子，打開袋子，一股酒香、棗香撲鼻而來，於是買了一些回到宿舍，不一會兒就讓同事紛搶一空。看來，喜歡醉棗的不只是我一個，在它面前，沒有人能夠抵擋得住美食的誘惑。這是一個有關醉棗的最深刻的記憶。

二零零一年秋天，我隨市婦聯去陝西考察，在延安的棗園，有專門賣大棗的小店，新鮮的紅棗、蜜棗、充滿了煙火味的熏棗等等，塑封在結實的包裝袋裡。那是我第一次品嚐延安的大棗，第一次知道延安也是盛產紅棗的地方。那些棗子經過人工精選分級，個性化包裝，形成了一系列紅棗加工產業。看同伴們紛紛採購，我也滿懷欣喜地每樣買了一些，每一樣都有不同的口味，遺憾的是，沒有發現我所喜歡的醉棗。

山東大棗，應該屬樂陵的最好。樂陵是金絲小棗的主產區，是農業部命名的金絲小棗之鄉，紅棗質量好，是有名的富硒棗。金絲小棗個頭不大，咬開來，能拉得出長長的甜絲，故而得名。樂陵小棗不僅鮮着好吃，曬乾袋封後還可以長期貯存，中國各大超市都有出售。其次就是沾化冬棗，沾化冬棗是兩千年後在我的家鄉才家喻戶曉的，不僅在山東知名甚遠，還運輸到中國各地廣為銷售，甚至推廣種植，至現在，市面上賣的沾化冬棗，幾乎是我們當地出產的果品。

沾化在山東的東北部，屬於濱州地區，那裡很大一部分是鹽鹼地。二零一二年夏，我們去魯北采風，在林業部門的安排下，專程參觀了沾化的冬棗。在博物館裡，長長的標本架上排列着不同種類和名稱的標本。沾化冬棗是山東濱州的特產，肉多皮薄，脆甜可口，是贈送親友的佳品。展廳裡，展出的有冬棗酒、冬棗奶、棗汁、冬棗乾等等，受到大眾的歡迎。通過冬棗的展出，有力地促進了冬棗的產業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我有一個朋友，家住山東泰安的寧陽，那裡有個叫葛石鎮的地方，相傳種植大棗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現有十多萬畝棗林，樹達一百萬株，被譽為大棗之鄉。這麼多的棗樹，年產若不上數千萬斤是稱不起大棗之鄉，葛石鎮卻能擔負這一盛名。此地的大棗果肉甜脆，似有化不開的蔗汁。南宋時期，這裡的棗子就聞名於世。文天祥曾寫詩讚曰：「桑棗人家近，蓬蒿客路長。」每年春天，山上山下萬頃棗花盛開，引來蜜蜂繞花嚶嗡採蜜，香飄萬里，形成一道靚麗的風景。

每年秋天，我都貯存一些乾棗，用來泡茶飲用。許是知道我的喜好，有年朋友約我去寧陽做客，遺憾的是事務纏身，最終沒有成行，於是託人捎來一些曬乾的紅棗，朋友之間的情誼，哪裡是一包大棗可說盡的？為了那份感動，我特意拍下照片留念。也是去年的秋天，小妹去新疆出差，通過快遞寄回一箱鮮棗，由於氣候乾燥的緣故，就是不用晾曬，那裡的鮮棗採摘下來也沒有多少水分，正好貯存。這些大棗直到現在還在貯藏櫃裡放着，儘管已經完全變成了乾棗。

古人說「一日吃三棗，終生不顯老」，紅棗中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和糖類，常食能增強人體免疫力。男女若常食棗，可補脾益氣，養血安神，特別是對女性，起到很大的美容養顏作用，因此女人們會對紅棗特別的鍾愛。有文字這樣形容優質的大棗：皮薄而久煮不裂，核小而咬之脆響，肉厚而堅實細膩，味甘且濃香爽口……短短數十字，僅從字面去理解，也能讓人垂涎欲滴，陶醉於臆想中的甜蜜裡。

■沾化冬棗。 網上圖片

鵬情萬里

趙鵬飛

有窗貴三千

詠歎九九重陽節的詩詞歌賦，宛若天上的雲朵，朝去夕來，總不見窮盡，唯有易安居士李清照的那一闋《醉花陰》，最得我心。「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後世的人品評起來，大都折服於詞中後三句，我常常念叨的卻是「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想想看，秋夜漫漫，忽然被寒意從夢中冷醒，隨手一探，枕上空空，寂寥之情錐心刺骨。

這樣荒涼落寞的體驗，來自一次採訪。

有一次受邀去東莞，參加一間安老院的千歲宴。因為正好是重陽節，安老院裡的菊花開得很是熱鬧。落座後，放眼看去，皆是眉鬚蒼白的耄耋長者。我自幼跟外婆長大，知道老人家都喜歡小孩子圍繞着他們說笑，於是，佯裝仍是少年時的口吻和樣子，去跟同坐一桌的每個長者打招呼。一輪下來，我才知道，這些從香港過來養老的長者們，最年輕的已超過七十，最年長的是一位婆婆，九十六歲了，稀疏的白髮，映着臉上褐色的斑斑點點，莫名的讓人心頭一酸。

婆婆抓着我的手，一點也不肯鬆開。因為口中所剩牙齒不多，她反覆對着我念叨一句話，我還是聽不太明白。旁邊坐着的一個老人解釋說，老婆婆的意思是，她的孫子也有這麼高了，也有這麼帥，怎麼還不來看她。

安老院的工作人員告訴我，香港地方窄，很多過來養老的長者，也是為了家裡的年輕人騰出房間。「畢竟，普通人家的屋子都小，老人再佔一間，就阻了孩子們成家立業。」

老人家這樣付出，家裡的晚輩卻並不領情。我特意請工作人員陪我去查看了安老院的探望登記簿。薄薄的幾頁冊子，翻着翻着我的眼圈就紅了。很多長者的名字後面，一年都沒有一次家人看望的記錄。最長的是一個台灣來的老婆婆，過去三年，都不曾有人過來看過她。

老去的日子果真是人見人煩嗎？

安老院的工作人員說，可能人老了，性情就會變得古怪。不是整天絮絮叨叨，語無倫次；就是不言不語，目光呆滯，生理失禁，弄得家人常常手足無措，甚至難以忍受，只好將老人放在安老院裡任其終老。家人能做的，只有按月按時去銀行交錢。

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衰老雖是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但是想到美人遲暮，英雄白頭，臨老了，都免不了到頭來遭人遺棄，真是讓人心生悲戚。

上個月香港《文匯報》的新聞說，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安老服務需求日漸增加，不少市民只好選擇私營安老院。消委會收集了八十五間私營安老院的資料，發現院舍收費差距較大，從四千五百元港幣到二萬一千元港幣不等。長者居住的房間，有沒有窗戶，價格竟然可以相差三千元。

有窗貴三千。失夫又失財的李清照，晚年寫過一首飲譽四海的《聲聲慢》。下闋中有一句「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孰不知，如今連守窗待夜黑，竟也非人人可以享有！

從養老院出來時，我看到粉牆上貼有一行電腦打印的楷書：要記住，你我都會老去。

翠袖乾坤

查小欣

《死開啲啦》轟地產霸權

《死開啲啦》是林家棟繼《打擂台》後監製的新戲，由新老闆古天樂出資千萬拍攝，片名擺明是本土電影，但題材卻是所有無殼一代很有共鳴的住屋問題，如果改個可用普通話唸的戲名，更能拓闊市場。

電影以黑色喜劇手法，為小市民發聲，點出地產霸權禍害，以致生人無容身之所，沉睡百年殭屍亦死無葬身之地，連棺材也因土地開發，從地底被挖起，殭屍也要四出找住處。地產霸權由生人住屋謀取暴利，到死人的骨灰龕也要刮一刀，為了向業主收購舊樓重建，殺人放火，不擇手段，信息沉重，但導演梁國斌用輕鬆、穿越、驚悚、幽默和嬉笑怒罵的手法去演繹，娛樂性十足，有笑位、有喊位、有愛情、有親情，看得過癮。

林家棟亦有參與劇本創作。他十分緊張觀眾的反應，幾場試映場都親自監場看反應，然後再修剪電影，精益求精，力求完美才上映。就算忙得頭昏腦脹，他也親自邀請各路好友出席，認真度可媲美其前老闆劉德華。

戲中每個角色各有寓意，令人邊看邊發出會心微笑，例如老外演員河國榮，代表英國殖民地色彩在香港褪色；大地產商原來是黑心毒辣、喪心病狂的吸血鬼；原本善良的張繼聰，見利忘義，助紂為虐；甘草吳浣儀代表業主心聲。

值得一提是主角林德信（林子祥之子）演被吵醒的少爺殭屍，儀容有貴族氣質，可謂最迷人的殭屍，含情脈脈的眼神很懾人，很有梁朝偉的影子，他應可憑此片上位。平時晚上九時前便上床睡覺的林子祥，也破例夜睡，攜妻葉蒨文來看首映，相信他看到兒子把角色演繹得具說服力，應感老懷安慰。

女主角雷琛瑜也是亮點，她飾演草根少女，渴求愛情，演來相當豪放，為電影注入活力，帶來意外驚喜，她如走性格演員路線，大有可為。

古天樂低調成為老闆，創立了天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今年投資至少八齣電影，林家棟監製的《死開啲啦》正是其中一齣。

路地觀察

湯禎兆

拯救孩子 自己動手

上次談到，學習及發展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社會往往把焦點放到融合及適應，卻少追尋原因且從生理上着手找方法。有過來人媽媽不信西醫判斷，由生理着手，尋遍不同治療方法，結果孩子的進展步伐很快，亦超乎原本西醫的灰暗預言。另類治療當然不便宜，自不是人人支付得起，但她說總有其他方法，先決條件是認定自己的孩子還能救！

她傾盡財力人力，亦會到海外找治療師，也反映台灣和中國的價錢比較低，也有更多選擇。而看得多不同另類治療師所用的方法，自己亦會偷到師，嘗試應用。

首先，肢體訓練對腦部發展很重要，多爬行、跳彈床、玩氹氹轉，都對腦部發展很好。不必介意西醫說腦部死了的部分很難復原，只需不斷做訓練，刺激其他部分，也能起補償作用。人的腦袋有無限潛能，這也是一些腦場及念力氣功所主導的理論。看治療師如何訓練平衡、協調等，自己也可偷師。

另外，就是按摩。我們問她試過那麼多療法，最有用是什麼？她說就是按摩，因為不難學，所有家人都可以學，誰有空就誰做。這也是我們最想推廣的，因為即使你有經濟壓力，上網也有不少片段能學習，而且很少機會做錯。

談起按摩，最近帶孩子去看自然療法，說起孩子容易咳和流鼻血的問題，醫師說是多濕，做點按摩最治本，戒口和食療反而是次要。他推介敲膽經及揉肚皮，強化身體機能。我記起太太看過吳清忠的《人體使用手冊：親子版》一書，裡面也提到推膽經及心經的重要性，對孩子及老人也很好。孩子的忍受力夠低，要用捏或推，膽經是大腿外側，心經則是手臂中間。這兩條經絡暢通了，吸收及情緒也會好起來，孩子弄好以上範疇，就沒什麼大病痛了。

無論是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或正常健康的孩子，也應從小習慣按摩，因為也是極好的親子時間。我們也發現孩子及早習慣中藥、按摩、精油等，不僅讓他們不抗拒，也可以有轉移注意力的藉口。孩子一肚痛大哭，我們一說會按摩，他不夠一分鐘便會說舒服多了。其實心理上的安定，對小孩來說才是最重要吧！